

挖去了眼睛 见到了真实

——评新编京剧《凤氏彝兰》

□朱国庆

上海戏剧学院

内容提要 新编京剧《凤氏彝兰》打破了传统的思维定势,为人们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使戏剧将笼统提倡“写人性”“向内转”升华到必然与自由这个哲学、美学、艺术的最高境界。

关键词 眼睛 真实

云南省京剧院演出的新编京剧《凤氏彝兰》(编剧李莉、佳倍、导演张树勇),是一出很特别的戏。它那奇特的故事,奇特的人物、奇特的结局以及有强大张力的大起大落的戏剧冲突和充溢在全剧中的生命激情,令人久久不能忘怀。

一看剧名,人们便知道是描写少数民族的戏。长期以来,写少数民族的戏总是摆脱不了民族团结,民族进步的思维定势。但《凤氏彝兰》这出新编京剧却向人们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使人们看到了一个彝族女士司的灵魂深处的惨痛。从而,使这部作品真正进入了以个体为单位,以灵魂拯救为旨归的艺术真境之中。

清末民初,落魄的汉人秀才赵明德,孤身逃至云南高寒地区的彝族山寨,被土司凤世雄收留,作为土司府师爷到坟山修刻碑文,与看坟女娃子叶子渐生情愫,二人求凤世雄赐婚。凤世雄垂涎叶子美色,欲杀赵霸占叶子。叶子为保全赵的性命,被迫屈从成了九姨太,改名凤彝兰。六年后凤世雄死了,众姨太为夺权联合起来害凤彝兰,逼得她在反抗时误杀了自己的幼子,并被迫亡命天涯。后来在赵明德的帮助下,借助土匪力量,夺回大权,坐上了土司宝座。过去那几濒于绝境的苦难使这个女士司产生了强烈

的权力欲望,致使赵明德无法平等地与她相处。

十六年后,凤彝兰当年在亡命途中产下的女婴已长大成人,名为凤英子。英子深深的暗恋着十几年来一直把她教养成人的师爷赵明德,而赵却苦苦地思念着当年的叶子、现今的女土司。在一次狂饮烂醉中,他误把英子当成了叶子并与之陷入爱河。当他酒醒后发现铸成大错时,用彝兰手中的刀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又过了多少年,凤彝兰垂垂老矣,眼睛也瞎了,她什么也不记得了,只有那支当年的情歌,浓缩着她的全部欢乐与悔恨。

恐怕只有少数民族的性格中才会孕育出这样一个具有强烈浪漫主义色彩的故事。据说这个戏是有历史原型的。但是,人们不难发现,这个戏中主公的全部灵魂世界却只可能是作家笔下的创造。因为,我们看到主人公凤彝兰的境遇和人生况味是那样的典型,那样的发人深省,使人看后禁不住要扪心自问,你会不会成为第二个凤氏彝兰。

人一生下来,就掉在权力、金钱、弱肉强食这个社会必然性的河流之中而不得自由。象叶子这样的奴隶娃子不仅被剥夺了肉体的自由,还被剥夺了灵魂的自由,她连赵明德师爷的自由也被剥夺了,最后

不得不以牺牲爱情做九姨太来换取她与赵师爷二人生命的苟存。这巨大的痛苦使叶子误以为只要夺取了权位就会改变一切，就会获得所有的自由。她不懂得在这个权力、金钱、弱肉强食的社会必然性河流中的人，没有一个是自由的，无论是权力者还是无权者！而懦弱的汉族师爷赵明德不但没有能够提供先进的思想为叶子找到出路，相反又让作为九姨太的叶子以每年十万两饷银为条件，请土匪来帮助夺回土司宝座，从而使凤彝兰才出狼窝又入虎穴。她为了维持这个宝座，一方面要每年向土匪送贡银，另一方面则又必须欺榨下面的百姓奴隶；为了维持这个宝座，她不能与师爷成亲，失去了她心中最宝贵的爱情；为了维持这个宝座，她的女儿英子差一点被土匪抓去当压寨夫人以替代那十万饷银；为了维持这个宝座，她处在层层的重围之中，处在四面楚歌之中。当她以主人的身份打了她当年的恋人赵师爷时，女儿英子冲到她面前恨恨地骂她“你是个坏人！坏人！”这时的彝兰才开始猛醒，她自语道：

坏人！谁是坏人？我！谁敢说我是坏人？女儿？竟然是我的亲生女儿！不，我不是坏人！我从来就不是坏人！不错，这十六年来，我打过人，骂过人，还逼杀过人。可那时被逼的……谁？谁在逼我？是谁在逼我？！为什么在我身边总有一层看不见的魔力主宰着我的一切！它让我违背自己的心愿！它让我一天一天变坏！我没有办法不听从它，就像我没有办法不听从自己一样！天哪，我一定是中了魔法了啊！（第四场）

这就是彝兰的灵魂的极限运动，它已经触及到了问题的实质。那一层看不见的主宰着彝兰一切的魔力实际上就是那只看不见的手——金钱、权力、弱肉强食的社会必然性。正是这种人生下来活下去就会受它支配的非常非常强大的宿命，使得她违背自己心愿，一天一天变坏，使她没有办法不听从它。但是，彝兰是不可能解释这个悲剧的，她只能将它归结为“中了魔法”。而剧作家却只用了两句唱词便准确地破译了这个人生之谜：“困权欲一生苦奔忙，空错过半世好春光”（尾声）。在尾声中，我们看到美丽可爱的叶子已成了一个孤零零的极苍老的瞎眼老太，手中正摸索着编织着象征爱情的花环，这个花环当年曾戴到过赵师爷的脖子上。彝兰紧抱着夫君赵明德的牌位，哼唱着当年的情歌凄凉地走去……这正

应着了古希腊悲剧中的一句名言：“挖去了眼睛，才见到了真实。”

象彝兰这样深刻的灵魂自白，象这样惨痛的性格悲剧结局在近年的戏剧作品中，已经开始多起来了。它说明我们的一些有识见的剧作家已经开始越来越看清了戏剧的最高任务是塑造人物性格，人的灵魂中的不自由以及揭示通向灵魂自由的光明之路，从而将笼统的提倡“写人性”“向内转”升华到必然与自由这个哲学、美学、艺术的最高境界。这一点即使同姐妹艺术如小说、电影、文学、音乐、舞蹈等创作相比，也是居领先地位的。

除了这主题的深刻和主人公性格塑造的丰富性外，《凤氏彝兰》这出新编京剧还有许多看点。如赵明德酒醉后与英子、叶子三人一起周旋，误把英子当叶子的一场戏奇特又好看。但这不是剧作家用以廉价招睐观众的手段，而是主人公彝兰的灵魂的外化。英子在剧中名为彝兰的女儿，实际上就是当年的叶子，或者是现在彝兰灵魂中的另一面。彝兰在旁看英子与赵明德的恋情实际上就是审视自己的内心。另外，在剧中死到临头都没有一丝表情的老女奴麦子以及扬言要看彝兰好戏的土司府总管黑介，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尤其是后者。在第三场，黑介有一段话说：“奴才平生有一项嗜好，就是观赏别人的痛苦和悲惨。只要看到别人比我更苦、更惨，我心里头就比喝醉了米酒还痛快。”两三句台词就把一个阉人总管的极其阴暗的心理揭露了出来。黑介作为矛盾的对立面，不仅贯穿了全戏，活跃了气氛，而且推动了情节的发展（如要活下去看好戏），这样一个次要人物作为彝兰的反衬是颇见剧作家功力的。

新编京剧《凤氏彝兰》还有一个重要的看点是全剧戏剧冲突的力度。而这种力度完全是主人公灵魂冲突的力度派生出来的。如当年叶子为赵明德向凤世雄求情到后来英子为赵师爷向凤彝兰求情，这两个隔了十六年的情景，剧作家将它们处理得如出一辙，无论是语言，氛围、人物的行动都极为相似。这不仅加强了全剧的戏剧性，也大大地增强了对凤彝兰批判的力度。再有全剧充满着地方色彩和少数民族特色的热辣辣的语言，以及为探索人物灵魂而设置的大段唱腔，都使得这出新编京剧更有特色，更具戏曲风采，更能满足戏迷的“戏瘾”和观众的欣赏需求。

（编辑 三 午）